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巧 二十九、大雪滿空山 地凍天冰 良朋何處

原來那洞深藏崖腰山腹之中，只洞口一帶約有三丈方圓稍微平坦，再往裡去洞更高大，地勢突然下降，內裡洞穴甚多，高低不一。前後共有數十畝方圓，到處都是天然生成的峰巒岩嶽，景物奇詭。二人每來都是忙於打獵，無心仔細遊玩，上月沈鴻覺著洞中景物太奇，特製了幾根火炬遊玩全洞，用功心切，無暇留連，走馬觀花匆匆一看便同走回，由此不曾深入。這時見洞口左角山石旁邊生著一堆柴火，火已快完，因有兩段極耐燒的巨枝，火還未滅，餘者業已成了灰燼，姜飛人卻不見。

仔細察看，那火明是姜飛在此避雨所生。旁邊並還放著一隻小山羊，業已洗剝乾淨，切去一條前腿，火旁還有吃殘的羊腿骨，焦香氣味尚還未盡，好似剛走不過半個時辰左右，洞口還有兩處帶有水泥的腳印未被雨水沖去，腳尖卻朝崖盡頭來路一面，不像順著崖腰險徑往前走。那羊也未帶走，照他為人不應如此，何況家中缺肉之際。

雨勢已住，又是一隻小羊，決不會丟在這裡空手回去，可是所用兵刃暗器一件也未留下，別的也看不出什麼痕跡。越想越奇，往洞外細看了看，因下面谷中水勢高漲，水面上還浮有兒只野豬、肥鹿之類野獸，被崖角大樹擋住，不曾往外漂去。

對面和正面崖上都掛著大片水簾瀑布，被大風一吹，宛如玉龍天嬌，匹練卷舒，凌空飛舞，玉濺珠噴，打在水面之上叮叮咚咚響起一片繁音，與雷轟電射洪瀑之聲相應，彷彿黃鍾大呂之中雜以無數清音，宮商自協，聽去悅耳，聲勢卻極駭人。那雪崩也似的洪流巨瀑更是冷氣森森，逼得人身寒體戰。

這等形勢自然無法下去，先已生火烤肉，並還吃了一隻羊腿，不像遇險神氣。如走來路上風一面，天未黑透，憑雙方的目力必能看見，何況沿途呼喊未停，稍微隔近彼此都要警覺，決不致錯過，如因不放心自己，雨住之後急於回家探望，走往歸途一面，一則所留殘火照著平日經驗這類耐燒的大木條約有半個時辰好燒，自己由崖頂尋來。

雨勢剛止不久，相隔這近，就是風大路險，行路艱難，至多也僅頓飯光景，怎會毫無警覺？二則歸途這條崖腰棧道已被洪水沖塌，崩裂了幾處，好些地方均已中斷，並有極大瀑布阻隔，無法飛渡，此外更無道路，連想中途攀上崖頂都辦不到，如何過去：所留腳印又向崖盡頭來路一面，偏會不曾遇上，是何原故？

再往歸途走出不遠，以前所走過的那條山徑果然崩塌了七八丈，由崖頂掛下來的急流粗若巨繩，銀光如電，蜿蜒飛舞，大小二三十條，料知不能由此過去。由背後吹來的西北風實在冷得難耐，肚又奇餓。

心想，二弟也許看見雨住，往上面探路，在我未上崖以前走往歸途，故此錯過，先在下面曾聞崖頂有人說笑，口音雖不像是他，也許聽錯。洞中火還未熄，附近山石後還有平日存放的大量木柴，這山羊少說也有四五十斤，共只烤吃了大半條前腿，洗剝得這樣乾淨，明是想要帶去，尚未取走。

歸途口外地勢低凹，初來之時已有那大水勢，難於飛越，經此半日大風雷雨，想已一片汪洋，洪濤險惡，二弟無法過去也要回來，便是有路可以繞越，也必將這山羊帶走，不會就此回去。越想越有用。此時饑寒交迫，實在禁受不住，不如回到洞中，加上柴枝，烤些羊肉吃上一飽，就便取暖，先把饑寒擋住，等他回來想法回去。

如其暫時不能，有這許多木柴枯枝，崖上下樹木又多，冷已不怕，這條小羊省一點吃也能度上好幾天，早晚終能想法回去。只日裡臥眉峰頂蕭聲有異，不知師父和崔老前輩是否在內？如其有意相召，為此耽擱，錯過機會，實在可惜！

既一想，如是師父，既用蕭聲示意接引，我二人這數月來的誠心毅力和平日為人必早知道。為了弟兄義氣，冒著風雨山洪奇險來此接應二弟回去，當無見怪之理。下面已是如此冷法，臥眉峰高出雲表，罡風凜冽，峰頂之上必更高寒，師父異人奇士自然無妨，我二人如何上去？

初聽蕭聲時曾想用套索懸繩而上，沒有如願。第二次往上拋套索時，好似被人抓住擲將下來，並非掛在崖角上面，萬一真是師父所為，不久定必下來，這一耽擱，不知何日才得相見？心中愁思，人早回到洞內。近火之後，身上溫暖了許多，忙取柴枝把火添上，再將羊肉切上一塊掛向火上燒烤。

那生火之處本是一個天然石凹，形如一個大盆，洞中本存有一副鐵架和一根燒肉用的鐵叉，原是上月臥眉峰用剩之物。因姜飛說我二人常在谷中打獵，這類野獸出沒無常，為數又多。野豬野豹之類均極兇惡，往往等上半日才能打到，大哥因其路遠，耽擱用功，不許常去，我們以後不去則已，去到便要多打一些回來，索性另備一份燒烤用具，連鹽放在那裡，打到之後先在當地吃飽再回，免得和以前那樣，每次因來多是饑疲交加。

沈鴻自然贊好，不但用具齊備，並有一種不知名的木柴和帶有油性的山藤，一個耐燒，一個易燃，洞中也存有不少。

沈鴻自從上次和姜飛回來，打了兩隻鹿豹回去，姜飛因路太遠，往返不便，又料師父不久必來，沈鴻差了一年苦功，只管用功勤奮，根基仍不如自己堅實，意欲二人功力一樣，便請沈鴻專在臥眉峰用功，不令同獵，表面推說就在嶺後林中打獵，其實每次均來谷中。沈鴻事後才知，勸他不聽。

姜飛本領較高，人又聰明機警，比自己強，感其意誠，也就聽之。谷中已有多日未來，將肉烤起之後心終不定，又防姜飛童心未退，知道自己尋來，藏向後洞裡面，高呼：「二弟如在洞中快些出來，莫要急我！」一面點了一根柴枝想往下洞尋找，猛想起、弟有時雖愛取笑，人極明白事理，當此危機密布之時怎會故意使我愁急？

下面雖不似洞外奇寒，雨住之後天氣已變，離火稍遠便覺寒冷，忙即走回，剛一轉身，忽然發現兩大捆獸皮業已包紮停當，都是皮板朝外，甚是整齊，並有一根新砍下的竹竿挑向兩頭。看神氣分明將獸皮包好，準備帶回，又打到一隻山羊，快要起身，忽遇狂風暴雨，人洞躲避。

後來饑寒交迫，才將山羊就著雨水洗剝乾淨，在洞中烤吃，所以洞口還有羊血和零亂的碎皮肝腸之類。所燒柴枝也不甚多。日前二弟曾說，山路大遠，為想多得一些回去，又恐到家開剝污了臥眉峰溪水，近來打到野獸都是就地洗剝乾淨，將頭和臟腑丟掉，專挑好肉帶回，這樣輕便好拿，並且乾淨，還積有好多獸皮。

因在開封時有一鄉鄰專做熟皮生意，學會硝皮之法，谷中恰巧產有天然硝石和一種石粉，用以硝皮再好沒有，每次所得均攤在洞內，準備硝好同時拿回。

這裡面除三張狼皮，幾張豹皮、鹿皮之外，還有一張大虎皮。事隔多日業已忘卻。當日必是看要變天，想起洞中存皮，打算取回，又恐自己感冒剛好，跟去多一跋涉，才借打獵為名想要取回。據二弟日前說，這些獸皮連同臥眉峰拿去的均早硝好，隨時均可拿回，不知何事耽擱，被阻在此。

下面水中野獸浮屍甚多，狼、鹿、野豬、山羊都有，以二弟的本領極易打到，所獵山羊只有一隻，還是小的，也不應為此耽擱許多時候，怎麼想也想不出個道理。有了這些獸皮，又均硝過，都是平日挑下來的好皮，毛長豐滿，輕暖非常，就是大雪封山，暫時不能回去，冷已不怕。

只將二弟尋到，再多覓得一點食物，火不要熄，多守上十天半月也不妨事。心中略寬，肉也烤好。羊肉肥嫩，又脆又香，饑寒之中越覺味美，飽餐一頓，體力立時恢復。苦盼姜飛不回，立在洞前順風喊了一陣，終無回音。

先取了兩張狼皮圍在身上，想要尋去，既一想，二弟雖極膽勇義氣，行事極有分寸，只有絲毫可能，多麼危險他也不怕，如其萬辦不到，斷定無望，休說冒了奇險，稍微吃虧他都不乾。就算我上崖時他已走過，先後相差不過頓飯光景，彼時天已快黑，等他走近崖口，稍微察看天便黑透，歸途中間還隔著幾處險地。

休說這大風雨，便是平日，除非風清月白之夜，這一往返也非常容易，何況此時四面汪洋，到處山洪暴發，路已隔斷，如何過去？越想越覺姜飛不會走遠，就是回去，至多走出一段也必退回。無奈越等越無信息，關切太甚，又取了兩張鹿皮，將腿包好，把上身衣服用來包頭，再將油藤木柴編了一很大火把，長達丈許，扛在肩上，仍由崖頂原路尋去。

原意姜飛無論如何也無法回轉，必恐自己憂急，尚在覓路，想要冒險趕回，深悔方才應該稍微點饑便去尋他。彼時相隔不久，人未走遠，也許早已尋回，這樣冷天，免他受凍，少吃好些苦頭。今雖去晚，二弟望見火光必會尋來。

耳聽外面水聲如雷，風似小了許多，方才空中尖銳刺耳的厲嘯已不再聽到。方想風勢如小也好一點，出洞一看，居然風停雨住，風雖還有，但比方才小了十之七八，只是奇冷難禁。剛由暖處走出，只覺那風吹在臉上宛如刀割，還不怎樣難耐，等走上崖頂，越走越冷，風並不大，那樣冷的天氣卻是初次遇到。

只管週身都是厚皮裹緊，前後胸均用狼皮包好，用腰帶做十字花綁向身上，外面還圍上一張大虎皮，一點沒有暖意，那奇冷無比的寒氣得除即人，兩膀齊下獸皮未包緊之處寒風冷氣直往裡灌。

當時透體生寒，週身冰涼，手指露在外面便即凍僵，剛烤乾的布鞋出來時還是熱的，共只走出了十多丈，非但早已冷透，走起路來彷彿踏在寒冰上面，那冷氣隔著鞋底和無數寒針一般往裡直鑽。還未走到方才山崖裂縫，腳已凍木。為想姜飛遙望尋來，所紮火把又長又大，雖吃寒氣一逼，先比面盆還大的火頭只剩了四分之一。

總算那一種老藤帶有油質，又極耐燒，不曾熄滅，老遠仍可望見。風又不大，兩崖相隔不到一丈，歸途又是順風，輕輕一縱便自縱過。一路舞動火把，口中高呼，往前走，到了谷口一看，外面地勢稍低之處都已被水淹沒，好些山巒只剩一點尖頭，和土饅頭一樣浮在水上，高一點的危峰峭壁宛如大小島嶼，一座座矗立水中。

天氣陰黑，不能看遠，照那谷外形勢，許多破陀業已浸入水中。日裡許多大樹有的不見蹤影，有的只露一點樹梢，在寒潮中隨風搖擺，一叢叢水草也似。看此形勢，分明水深已達兩三丈。這一帶地勢雖然最低，像這樣的大水，便照前山樵影人所說，也似從來少見。

看出水面太寬，如上歸途離開最近的一座石堆相隔也有十多丈。估計形勢，除卻來路那條橫嶺和中間有限幾處山崖高地，差不多全被水淹，多大本領也難飛越過去，姜飛自然無法通行，不知怎的聲響皆無。天又這樣冷法，萬一半夜大雪封山更是不妙，先頗憂急。

後覺二弟雖然出身寒微，人最聰明，會想主意。此時到處大水包圍，只谷盡頭一片峭壁不曾上過。但那崖勢高陡險滑，以前曾和二弟想了種種方法意欲到頂一探，均未如願。況又不當歸路，斷無由此回去之理。此外別無道路，實在奇怪。

正尋思間，忽然一陣風過，猛觸靈機，暗付，起初為了回去路不好走，加上山洪阻路，好些地方無法過去，心中愁急。照這樣大水，分明那幾處奇險之地已被淹沒，所剩全是一些高的峰崖，隨便紮上一個木排便可划了前去，如其大雪封山，自己不比尋常不會武功的那些藥夫子，索性全山冰凍，回去只更容易。

如說天冷，有這些獸皮禦寒也不怕它。倒是二弟人在洞中出來不久，歸路已斷，他有好些東西均未拿走，分明是想看好地勢回去再拿。如何蹤跡全無，這樣寒天，就會水性也禁不住，何況水勢這大！他那水性又極有限。如說失足落水，黑夜之中看不出來，照他平日為人也似不會遭此慘禍。

越想越怪，大聲疾呼喊了一陣，始終沒有一點回音，人卻冷得難受已極。實在無法，仰望天空陰沉沉的，看不出絲毫星月，斷定半夜非要變天不可，共總那一點地方，人如在彼早已答應，怎麼也想不出個道理。深信姜飛聰明膽大，輕功又好，人更謹細，無論如何決不至於送命。

又想雙方親逾骨肉，二弟回去不見自己必要尋來。他既能夠回去，也必有來的方法，在此狂呼無益，還是回轉崖洞，候到天明，看清形勢再作計較為是。

主意打定，便往回走。到了洞內，越想越煩，無計可施，又紮了兩個大火把，重又趕往谷口點燃，插向山石縫中，以便姜飛老遠望見可以尋來。事完天已深夜，沈鴻心中愁急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隔不一會又去洞外張望天色，從未合眼。好容易盼到天明，出洞一看，果然下起雪來，雖是初下，還不甚大，就這一夜北風，好些地方均已冰凍，可是谷口外面還是大片汪洋。

仔細察看，除卻用船，萬萬不能走上歸途。看昨日姜飛所留餘火，至多離開不過半個把時辰，想紮木排回去決辦不到。崖上下又無砍伐竹木和製造木排痕跡，還有兩大捆獸皮和一隻山羊留在洞內，這些行徑也與姜飛平日為人大不相同。

可是由谷口起直到底部全都仔細看過，別無道路。危崖後面雖是亂山叢雜，中間低處也都被水隔斷，就算能夠成功，但與歸途相反，越走越遠。以前曾和姜飛去過一次，一路翻山跳澗走出二十多里，越往前山路越險，也越荒涼，中間還有一片森林，林內裡蛇獸猛惡多而厲害，像青狼、野豬之類一出動就是一大群，少說也有二三十隻。

看出厲害，又被一條絕壑所阻，看出危險太多，由此不曾再往探險，像昨日那樣狂風暴雨、山洪暴發、萬分險惡之時，不想法回家，往遠處走，就能過去也無此理！何況只有崖後一片亂山怪石相隔較近，可以設法攀援上下，走出裡許照樣也隔著一大片水，如何去法？

此外想要回去，相隔最近可以落腳的高地少說也有二三十丈。不是水流太急，這冷天氣已全結冰，就這樣，靠近各處山腳，凡是水可停留之處冰厚已達兩寸，用石塊拋將上去，如不用力都打不碎，再不趕緊回去，忽然全山冰凍，雪下越大，水深之處冰再凍得不厚，竹排無法通行，豈不進退兩難？

照此形勢，二弟不知用什方法業已回去，到家不見自己，非尋不可。至少也必要在高處遙望疾呼，再隔些時如無蹤影，便是昨日雨中受寒感冒，人已病倒，非早想法趕回不可！心裡一急，忙往回跑。回到洞中，見雪下漸大，天亮已久，姜飛不曾尋來，料已病倒，越想越覺可慮，急於回去。

一到洞中便即準備，先將羊肉切下一塊，用鐵叉叉好，放向火架之上，準備少時吃飽上路。不等肉熟，便忙著往附近崖坡上去砍竹竿細藤，砍了一半，聞得洞中焦香，肉已烤焦，重又忙著將肉取下，削去焦處，切成大片，連鹽也顧不得蘸，胡亂搶吃了一飽，又往洞外去砍竹竿。

姜飛仍無蹤影，越知所料不差，更加情急。沈鴻雖是耕讀人家出身，先受惡霸欺凌，逼死老父，將妹子霸佔為妾，心中恨毒，苦志尋師，想要報仇；跟著流浪在外，連受磨折，後和姜飛結為弟兄，對方恰是幼遭孤露，窮苦出身，非但心思靈巧，任何勞作之事俱都來得，沈鴻無形中與之同化，雙方感情越好，遇事搶先下手。

以前讀書人弄不慣的粗事，非但習慣自然，並還感覺親手做出來的物事別有樂趣。又因山居日久，樣樣都要自己動手，學會了不少技能，好東西均是自制。編制竹排雖是初次，用竹子樹枝籬片藤莖紮東西卻早學會，手法原理都是一樣。身邊本帶有一柄快刀，洞中還有一柄劈柴的斧頭，樣樣稱手。

不消多時便砍下二三十根茶杆粗細的毛竹，都截成丈許來長一段，藤和蔑片更是現成，估計自家身子不重，足可應用。正要拖了起身，忽想起谷口崖坡上下這類毛竹頗多，忘了就地取材，平白多此跋涉，一次還運不完，如是二弟在此，決不會這樣粗心。

本想棄掉重砍，又覺這類竹子生長山中，雖然到處都是，取用不盡，多用無妨，不應隨便糟蹋，再砍費時費事。谷口風大，天又太冷，還是多搬一兩次，連獸皮帶山羊和洞中一些零碎物事一齊帶走最好，便先將所砍竹竿用藤條束成兩捆，試一拖走並不費事，只上崖這一段要分兩次縋上，到了上面稍微加緊捆紮，一次便可運完。

忙將獸皮山羊綁在竹竿上面一同拖走。到了缺口，用隨帶套索係好，人先縱過，分別拉往對崖。前途地勢較平，更易拖走，一會趕到谷口崖坡上面，把所有竹竿用新劈好的蔑條照上次編制風門之法編成一排，再用細藤兩頭束緊，另削了一根酒杯粗細的竹竿

做篙，把山羊和各種零物綁在上面，以防滑落，為防水濕。

雪已下大，挑了一張次皮包在所有獸皮外面，然後捆緊，背在身上，將竹排推入水中，縱將上去，果然輕巧靈便，可以隨意行駛。因臥眉峰旁橫嶺大長，不知要繞多遠，急於想知姜飛安危，好在前半段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窪地。林野中間雖有不少峰崖陂陀，均不甚大，山洪高漲，容易繞越。

只管雪花迷目，天氣酷寒，仗著路熟，不消片刻便趕到橫嶺之下。這才看出那一帶地勢要高得多。水到嶺腳便被擋住，環山而流，其勢甚急，最淺之處才只二尺光景，並有無水之處。心料昨日山洪到此為止，已由嶺腳往附近大壑中流去。臥眉峰前平日雨水積不住，雨過不久轉眼乾涸。嶺那面也許還是乾地都在意中。就是有水，相隔這近，並有高地可通，也不妨事。忙將套索繫住，縱向坡上，取下所帶之物，用竹竿挑起，另用先備好的藤索將竹排拉上坡去，係向樹上，收起套索，挑了獸皮山羊，衝風冒雪往上趕去。

翻過嶺脊，雪下越大，相隔三尺以外不能辨物，高呼了幾聲不應，相隔尚遠，料知姜飛如在洞中決聽不見。自己昨夜還在萬分愁急，恐為大水所阻，困在崖洞裡面，想不到只費了一早晨的工夫便即脫險，免卻饑寒之憂。可見人只勤勞，肯賣力氣，多麼艱難危險均可渡過。雪花如掌，滿空飛舞，越下越大，峰前嶺下盆地之上宛如銀海翻花，迷茫一白。

遠近峰崖林木全都失蹤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連那又高又大的臥眉峰這時都看不出它的形貌，從上到下，前後左右都是雪花包圍。地上積雪已深好幾寸，路徑自然分不出來。腳底又滑，雖是一片斜坡，這樣大雪終恐失足滑跌，下面是否積有山洪也不知道。

到處銀光耀眼，雪浪奔騰，不特腳底格外留心，更恐無意之中撞向那些大小樹上受了誤傷。這一面看似斜坡，因為樹多，比往上走還要艱難。為防萬一，便將三折鉤連槍由腰間取下，順手抖直，探路前進，就這樣仍是難走已極。不是腳底滑溜，進退不能自主，便是所挑的擔被樹枝掛住。再不走著走著，微一疏忽撞向石樹之上，如非戒備周密，時刻留心意外，早已跌倒。

這一面的山坡又寬又長，樹木更多，稍微心慌著急，走得稍快，便有危險。沈鴻懸念姜飛，空急無法，只得把氣沉穩，一步一步試探著走了下去。後來看出所挑竹竿大長，常有阻礙，又將竹竿削去大半，改短挑上，仍不好走，最後賭氣，只挑一頭，用手握緊，拐向肩頭，右手握著鉤連槍試探前進，這才好些。

又走下一段，忽然發現兩株大松樹，認出平日往來之地，知道下面地勢平坦，往左一側便是與臥眉峰相連的一片高地。照來路所見水勢，就有山洪也不至於淹沒，但離所居崖洞還有好長一段。

風狂雪大，雖然呼喊不應，但恐姜飛關心自己，冒著風雪出來尋找，一個不巧便要錯過，深悔昨日不該輕出，反而惹出許多事故。心念一動，不問對方聽見與否，便在風雪中高呼起來。總算這條路平日走慣，手中鉤連槍用處又多，既可往前探路，試探腳底虛實，偶然滑溜，只用槍尖朝外一鉤，便將左近樹木鉤住，不致滑墜下去。

地理又熟，沿途那些樹木十九相識，雖有雪花遮迷，這類樹木最小的也有大半抱，又都鬆杉之類數百年以上古木，枝葉繁茂，經冬不凋。上面只管蓋滿積雪，下面卻是空的。往往樹蔭之下留有大圈空地，點雪皆無，只一走近便可認出。連經過三四株大樹，辨出方向，跟著走上高地，這一帶本是那條山嶺的支脈，下半形勢雖極傾斜，上面卻是一道平岡，稀落落生著兩三行喬松果樹。

沈、姜二人夏、秋之間常往當地納涼說笑，吃些瓜果，並還開有幾分菜園，積有數十株別處移來的小果樹。

另一頭通往臥眉峰前山坡，雖是群山環拱中一片盆地，但是地勢獨高，並有兩條豁澗，豁澗上流均有瀑布，水清流急，從不乾涸。遇到大雨也從不上岸，雨住不久便往低處流去，不問多大的雨，至多個把時辰便復原狀。最妙是那共只裡許來長的一道溪流，溪岸闊達兩三丈，水深卻只五六尺，離岸永遠只有一二尺高下。

水中都是五色石卵，清麗可玩。水深之處蔣藻紛披，蒼苔肥潤。二人到後又在溪上搭了一道木橋，托前山樵彩人買了好些菱藕種在裡面，準備明年夏秋間全溪都是荷花菱莢。又在對岸開了幾畝土地，剛把麥子種上，以待明年收穫，都是姜飛出的主意。

風景極好，二人常在風月良宵臨流望月，不是互相說笑，借此休息日間疲勞，便是同練武功，互打對子。並往岡上借著大材掩避，對打暗器，專練針鋒相對，用自己的暗器把敵人的暗器打飛，仗著樹林遮避可免誤傷，又可利用形勢閃躲變化。這一帶平岡於是成了每日必到之所，閉了眼睛也能走過，料知本身不會有險。途中曾用身邊石子打往下面試探，都是實地，也無水聲，心更放寬。

只要姜飛人在洞內便可無事。暗忖，前山樵彩人說得大雪封山到處冰天雪地寸步難行，更無處尋找食物。雖有野獸，相隔較遠，山路險滑，也追它不上。自己為此還曾準備了好幾個月的糧食和乾柴，醃了不少菜蔬，吃的本不發愁。只為近十日來天氣晴和，大家忙於用功，想在師父未到以前將席師和王老前輩所傳內功槍法練熟一些，並將二弟鎖心輪一同學會。

只顧想把弟兄二人的功力拉平，初來沒有經歷，沒想到天氣變得這快，一日夜工夫寒暖相差有這許多。直到昨日早起，二弟覺著天更悶熱，彷彿四五月的天氣，想起所聞和以前在鄉間的經歷，知快變天。又見洞中醃肉太少，惟恐師父突然回轉沒有吃的，方始發急。

事前明言同去也好，偏又力阻，說我感冒新愈，不令同往，萬一彼此往來相左，如何是好？二弟人又義氣，就許趕往尋我，因雪太大，不曾遇上，豈不是糟！邊想邊往回跑，屢喊不應，心已疑慮。趕到洞前，見洞門半開，地上雪深尺許，還是昨日走時原樣，雪中沒有移動痕跡，便知不妙，口中急呼「二弟」，匆匆趕進，果然冷灶無煙，靜悄悄的，哪有人影？

分明姜飛並未回過。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當時心裡一酸，忍不住淚流如雨，痛哭起來。這樣大雪寒天，好容易才得冒了奇險趕回，這時雪積更深，已快過尺，離身三數尺外什麼都看不見。多大聲息也被風雪壓住，不能及遠。看是看不見，聽又聽不出，照歸途的經歷，非但無法尋人，再想到谷中探看都是萬分艱險。傷心悲哭了一陣，連那酷寒的天氣也都忘掉。

後來覺著號哭無益，強忍悲痛，沉穩心情，把連來帶去以及昨日所見經過仔細尋思。姜飛先在洞中避雨，烤火吃肉，後又帶了兵器想由崖頂走往回路察探。彼時天剛黃昏，自己到後一會方始天黑。他起身在前不會看不出來，照今朝所見形勢，無論如何也不致失足落水，何況他那一身輕功比我還高，又會一點水性。

山洪雖猛，只谷口一大片是雨水積成，離口稍遠到處都是肢陀大樹，怎會淹死？就算膽大疏忽，昨日谷盡頭那些野獸尚且浮起，谷中漂出來的許多樹木，還有別處隨流而來的各種雜物死獸俱都漂浮水上，聚在口外崖凹之下，無一流遠，不算別處，當地共只數百畝方圓一片水蕩，別處雖有大水，均被峰崖山坡隔斷，流不過去。

撐著竹排一路走來，初起身時只有一點雪花，走了一半雪方落大，沿途也曾仔細察看，並還特意繞了幾處，並未見到浮屍。無論二弟為人和他本領，以及他走後崖洞中的光景，均無可死之道，如何人會不見？如說急於回家，看出水大，連獸皮山羊也不想帶，仗著輕功，或是想什方法空身趕回。

走到中途，忽然為水所困，無法脫身。但這一帶地勢好些均是必由之路，沿途也曾大聲疾呼，決不會一句也聽不出。他又力大身輕，聰明機警，地理比我更熟，無論多麼艱險，或進或退，都會想出法子。哪有困守水中，甘受雪虐風饑，束手待斃，任憑凍死之理，越想越無此事，愁懷稍放。早上雖然吃過一頓，一則歸心太急，匆匆不曾吃飽，便忙繫竹排，撐了回來。

後在風雪中翻山過嶺，上下奔馳，未免力乏，坐定之後便覺饑疲交加，冷得難受。心想，不問如何，也要有點精力才行，悲哭無用，不如把人生起，將飯煮好，吃飽之後換了冬衣再打主意尋找二弟。

念頭一轉，便生火煮飯，風門也自關好。洞中太暗，又點了一盞油燈。本心雖想姜飛決不至死，無奈雙方情意太深，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。只管自行寬解，仍是放心不下，一面做事，隔不一會又傷起心來。因防姜飛萬一逃回，或是自己前往將他接應回來，總難免於饑寒交迫，便是自己無心吞吃，不準備點食物熱水，到時也必手忙腳亂，難於解救。

只好耐著悲懷，將食水弄好。後又想到蕭聲奇怪，非是師父和崔老人不可，否則也是一位異人奇士。這樣大風，忽在峰頂吹

蕭，決非無因，必是知要變天，借此警告，以二弟為人斷無短命之理。一路細心觀察，又看不出絲毫死傷形跡。真有兇險，師父和崔老人在此決不坐視。

多半二弟出身貧家，聰明耐勞，年幼用功，人又至誠義氣，獨蒙師長看重，業被師父和崔老人接應了去，也許一直便被引上山頂。這大風雪，這樣高出雲漢的山峰我自不能上去。二弟樣樣都比我強，師父愛他原是應該，可是以他為人，這樣大喜之事決不致瞞我。

必是師父嫌我是個讀書人出身，文弱無能，不耐勞苦，故意借此考驗我的心志也未可知，但盼如此！只要二弟不是遇險，我就不如他也所心願，只是無法探知他的吉凶下落，叫人放心不下而已。初轉念時，正代姜飛高興，想到末了，又黨姜飛人最義氣，就是師父有心考驗，暫時不許通知，他知我放心不下，也必再四哀求，設法使我知道，決不會自己受了師恩，得到好處，卻叫我一人在此著急傷心，斷無此理！重又憂急悲苦起來。

似這樣一個人在洞中時憂時喜，時而悲泣哭訴，自言自語，和瘋了一般。勉強把水燒開，為料姜飛凍了一日夜歸來，定必饑寒交迫，還煮了一鍋白米飯，把剩的醃肉蒸上一塊，匆匆做好。自己也無心吃，含著淚水，喊著「二弟」，一面哭訴，胡亂嚥了一個半飽，把先備好的冬衣取出，匆匆換上，由風門上小窗外望，雪深已快二尺，心更愁急，宛如刀割。

換好衣服，先打不起主意，忽然想起，我兩人的衣服都在老河口購買，後又托人帶些針線布匹，把山中打來的獸皮胡亂做了兩件大氅。這樣冷天，峰頂那樣高寒，比下面冷得多，就是師父把他接上峰去，也應把他冬衣一同帶走。如何留在此地？想到這裡，越料凶多吉少，放聲大哭了一陣。

又想，哭不是事，我二人既是生死患難之交，哪怕死在雪中，也要尋他回來。當時激發義氣，膽勇一壯，正要二次衝冒風雪，犯險往尋，忽想起雪勢太大，多好輕功也難往來。

記得前在青雲山萬家，聽鐵蜈蚣談那昔年經歷的奇跡，曾經說起，四十年前為學七禽掌，往北天山尋人，正遇冰天雪地，雪深數尺，幾乎困在中途雪漠之中。幸遇隱居天山穿雲頂下的一位大俠，非但把七禽掌學成，並還學會雪中飛馳之法，姜飛和萬氏兄妹俱都好奇，追根問底。

後又問出兩種雪具製法，除狗拖的雪橇外，還有一種雪裡快，乃竹木所制，下面釘上鐵皮，穿在靴鞋之上，踏雪而馳，其急如飛，多麼深厚的冰雪均可往來自若。上月二弟聽說封山之後滿山冰雪，寸步難移，曾將毛竹削製，用火烤彎，照鐵老前輩所說，制了幾副雪裡快。

前面並有雪擋，又托人買來鐵皮釘在下面，彼時看去又長又笨，穿在腳上無法行路，還在笑他。二弟偏說，為了此事曾向鐵老前輩幾次討教，決不會差，所說道理極對，大哥不信，到了大雪封山我們打獵之時必能看出它的用處。

現在門外雪深兩尺，天還在下，一想那雪裡快穿在腳上滑行起來多半合用，何不試它一試？這東西二弟又做了三四副，如其能行，便連他衣履和另一副一同帶去，真能將人救回，轉危為安，豈非萬幸！

偶一回顧，見風門上小窗外面似有大團白影一閃，先當眼花，因所穿衣套褲乃姜飛所制，正在傷心，也未在意。等到穿好，穿上雪裡快，見那東西長達三尺，踏在腳上彷彿兩隻小船，走起路來大不方便，稍一疏忽，不是絆倒，便易折斷。

暗忖，我真笨人，這東西平地上如何可以行走，外面雪下越深，先開門縫，寬只尺許，再往前便被積雪擋住，必須將門打開，將這東西送到外面，到了雪裡再穿，練習好了滑行之法方可上路。此時穿在腳上非但累贅，一個不巧將它折斷更難起身，還有食物熱水也應準備，忙將雪裡快脫下，正忙著包裹姜飛的冬衣，洗滌瓦瓶，想裝熱水。

猛一眼看向門外，又瞥見有一人影由右而左走將過去，頭上毛茸茸的，身甚高大，看去像個雪人，門上小窗只有尺許方圓，乃是以前初來時姜飛在前山道觀中拾來的一片破玻璃，彼時玻璃雖頗貴重，不是尋常人家所有。因其破碎殘缺，通體只有尺許大小，四邊好些殘缺，恐其將手劃破，攜帶不便，勸令齊去。

姜飛笑說什麼東西都有用處，我們以後山中久居，山外之物不易買到，就許！臨時要用，無從尋覓。非要帶走不可。弟兄情厚，也就聽之，心還笑他，到底出身寒苦，什麼東西看見都是好的。先在路上還不怎樣，一到老河口便什麼都要，非但針線刀剪、鍋瓢碗盞居家日用之物，甚至破銅爛鐵極不起眼的東西被他看見，略一尋思，便非帶走不可。

沿途拾得的不算，內有許多東西並還用錢買來，問他何用，必說大哥家中雖非富有，出身總算小康讀書人家，平日只知讀書，哪曉得這些東西的用處，到了用時自會知道。自己見他亂七八糟弄了一大筐，走到路上甚是累贅，又捨著挑擔，只一上肩便不肯放，說又說他不過，勸是不聽。

後來零碎東西越收越多，每次說他童心未退，專收這類破銅爛鐵討厭之物作什，他總微笑不答；哪知到了山中漸漸顯出他的智能，無論缺少何物，當時便可拿到。有時並托前山樵彩人往城鎮中代買，也都是些眼前輯不起而將來必須之物，當時等用無從尋覓之物極少發生。那心思的細密和善於慮遠，休說來成年的幼童，便是大人也不會有這樣周到。

雖只弟兄二人同居深山之中，一點不嫌寂寞煩悶。本是至交，情如兄弟，日子一久越發由愛生敬，對他佩服已極。做那風門時，力說有了這門雖可避風禦寒，只是關上之後光景太暗，第二日早起一看，這片玻璃便嵌了上去，一點看不出是破碎之物，上下並還開了幾個小門，均可隨意啟閉。

另外還有布簾隨時卷落，以防進風。為了小門布簾不曾放落，雪光由外反映，白影落在地上。想起姜飛心思之細，正在傷感，急於收拾停當去往門外雪地裡演習，只稍微能夠滑行，不致半身陷入雪內，舉步皆難，便即尋去。心亂頭上兩次發現窗外影子，均未當時往看，等將應用之物全數帶好，又將萬家行時所贈傷藥取放身邊，拿了雪裡快，將門用力往前推開了些，側身而出，到了外面方始想起，方才外面似有人影閃過。

事前窗口外也有一團毛茸茸的白影，像有一戴皮帽的人立在門外窺探，怎的這樣疏忽，不曾出看？念頭才動，目光到處，看出風門外小窗下面果有一雙腳印，甚是長大。印卻不深，剛下來的積雪何等鬆浮，那腳印都只一兩寸深，正當門前，這一推門向外，內一腳印前頭業已散亂，只有一個完整，大雪飄飄，就這轉眼之間業已蓋上不少，料知既有外人來此窺探，又剛離去不久，附近腳印必多，再不往尋一會必要被雪遮沒，不顧多看，忙即往旁尋找。